

## 童诗的意境营造与色彩妙用

王禹微, 周晓波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意境是一首诗在思想感情上所能到达的最优美崇高的境界。诗人在创作童诗时往往对偏爱的色彩词汇进行挑选、妙用,使童诗的意境更加纯净、明朗、和谐、富有层次。童诗对色彩的妙用主要体现在:一是以单色勾勒画面来表现意境的纯净美;二是以巧妙的浓淡搭配来体现意境的层次美;三是以双色对比的效果来暗示意境的象征意味;四是以多色映照的方式来表达意境的情感倾向。诗人巧用色彩色调为儿童打造出五彩缤纷、妙趣横生的童诗世界。

**关键词:**童诗;童诗创作;童诗意境;意境营造;色彩运用;色彩词汇

**中图分类号:**I058;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20-04

### Building of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Refinement of Colors in Children's Poetry

WANG Yu-wei, ZHOU Xiao-bo

(Humanities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Artistic conception is the most beautiful and sublime realm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and when creating children's poems, the poet always prefers to choose and refine the words about colors to mak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purer, brighter, more harmonious and full of rich meanings. The magical effects of color selec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our aspects: showing pure beauty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by monochrome description, presenting the beauty of levels about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with the refined match of strong and light colors; implying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by bicolor contrast, and expressing emotional tendency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by multicolor reflection.

**Key words:** children's poetry; creation of children's poetry; artistic conception of children's poetry; building of artistic conception; refinement of colors; vocabulary of colors

意境是什么?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化境界。古人曾强调“诗言志”,从本质上而言,诗应具有或崇高开阔、或不可淡泊的思想境界。千百年来,无数诗人坚定地创作、实践,逐渐形成了缘情、立象、创境、入神四大诗意美学范畴,形成一套中国特色诗学系统。在圣野老先生眼中,“有意境的诗,才能传情;有意境的诗,才能传神。诗是一帖净化剂,大凡意境高超的诗,都能起到净化人们心灵的作用”<sup>[1]</sup>。由此看来,意境的营造在全诗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童诗也不例外。

色彩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可以描绘饱满的童年、丰富感情的构图,体现出儿童似真似幻梦想世界里的赤子之心。我们在鉴赏童诗时,如果只看到作品中单个的色彩画面,则过于片面单调,无法准确把握该首诗传达的意境。“意境”往往是色彩营造的一个艺术空间。童诗的色彩是局部的、具体的,而意境的体味是整体的、抽象的,隐含诗人的情感意旨。所以,鉴赏“意境”,就要先从童诗中的色彩切入,用色相色、物相色两个方面分析其基本

特征,再从整体上把握童诗空灵澄澈的意境总感。意境也可以通过色彩的浓淡调度、一物多色、一色多物形成层次鲜明的效果,创造出情、理、形、神四者统一的诗歌画面。王国维曾指出“境界有大小”,国内外、海峡两岸都不乏巧用色彩营造或大或小意境的童诗,我们可以在大量的童诗创作中发现,既有浅白如语、活泼清新之篇,也有直抒胸臆、器宇轩昂之作。色彩在其中勾勒童诗的纯净美、搭配童诗的层次美、表达出童诗的情感倾向。所以,童诗中色彩与意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一、单色勾勒——意境的纯净美

单色营造意境,洗尽铅华呈素姿。整首诗中,画面只着一色,童诗的意境在这“一种颜色”的素笔勾勒下更显玲珑剔透、陶然天真。童诗的纯净、明朗、均匀正是从视觉体验上来说明的,相对于其他诗体而言,儿童诗传达的意境较为透明,其语言几乎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呈现,平添的一抹色彩恰能抓住眼

收稿日期:2014-07-05

作者简介:王禹微(1992—),女,浙江台州人,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周晓波(1953—),女,浙江东阳人,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

球,让视觉感官与心灵进行美好的融通。

色彩有色相色和物相色之分。色相色即直接用色彩词,如红色、黄色、绿色等;物相色即用物象形容颜色,比如薄荷绿、柠檬黄、樱桃粉等。儿童借助简单的色相色和物相色更容易理解意象、体会意境,因而儿童诗人比较倾向于呈现一个色彩纯净的世界。

### (一) 以色饰物

直接表示颜色的词汇都是极其平常的,但在童诗的意境营造中,这些常字往往能使诗的境界呈现出意料之外的艺术效果。“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用字着色出佳境。金波1995年创作了《红雨伞》《蓝萤火》《白花树》《黑蝙蝠》等以单色+意象为标题的一系列童诗,“红”“蓝”“白”“黑”直观地营造出整首诗的色彩意境,给儿童以视觉上第一印象的冲击,形成初步的认知。

例如林焕彰《蓝,蓝,蓝》:天蓝,蓝着海的蓝;/海蓝,蓝着天的蓝。/蓝天,蓝着开朗的蓝;/蓝海,蓝着欢笑的蓝。/天和海,蓝蓝蓝;/蓝蓝蓝,海和天……这首小诗中题目“蓝”的重复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蓝色,是童话的颜色、谜一样精彩梦幻的颜色,诗人利用天空拥有明朗的蓝、大海拥有深邃的蓝,描写海天一色的场景,让整首诗沉浸在蓝色梦中,犹如纯净的蓝玻璃球世界,容不下一丝尘埃,令人心旷神怡。另外,通过蓝的顶针,大力渲染了色彩,让读者有种一波蓝未平、另一波蓝又起的重重叠叠感受,置身于这种平衡的、和谐的、愉悦的状态中,产生适应感、安全感和被融合的感觉,读完仍陶醉于“蓝,蓝,蓝”意犹未尽的境界中。

最初的世界,人们眼中的色彩是那么单调,绿色、灰色毫无疑问最多地出现在眼前,也就顺其自然地植入了诗人的眼眸。然而,诗人眼中的绿色颇具灵气和生机,如圣野《夏弟弟》、徐鲁《绿色,绿色,最美的颜色》、林焕彰《窗外,绿色的早晨》、金波《天绿》《流萤》等。其中,金波《流萤》:孩子,送你一盏翠绿的灯。/让萤火在你的枕边,/我在编一个童话给你听:/说在夏天的夜里,/有一个翠绿的梦……美丽的自然图景得益于诗人开篇“天边的晚霞”“夜空的繁星”等情景建构。继而,诗人调动通感,化静为动,把一个温柔蕴藉、清新明丽的夏夜融于一盏翠绿色的萤灯,通过这种方式营造了一个让孩子心醉神往、浮想联翩的诗歌意境,读者可以体味出幽幽夏夜里被柔和之绿笼罩的清新感。诗中的绿色宁静安详,有新生、希望的意味。

### (二) 以物饰色

金波说:“儿童诗的美是具体的,它依附于艺术形象之中,正如‘红’依附于朝霞、苹果、花朵;‘绿’依附于春草、翠柳;‘蓝’依附于大海、晴空。”<sup>[2]</sup>运用

物相色,可以使童诗的色彩美具体化,如“果园里,鸭梨黄、苹果红”一类简单的儿歌体小诗,适合儿童的认知;再如林焕彰《没有翅膀的飞翔》中“我们在想些什么,苹果绿的年龄,灰色乌云的心情”,把儿童及青少年尚未涉世、青涩懵懂的年纪表现出来;活跃在两岸三地儿童文学界的桂文亚女士在《蝴蝶之歌》中写道:“傍晚/刚刚下过一阵雨/太阳披上透明橘子颜色的薄衫/出来乘凉”,开头轻轻巧巧,将读者带入到如诗如画的诗意黄昏,夕阳柔和的橘红色洒落在雨后的花园,勾勒出恬美惬意的诗境。

例如林良《朱瑾花》:朱瑾花含苞的时候,/像很多小小的灯笼,/挂在我房间的窗口。/微风一走过,踩响了小小的铃铛,/像过春节时,/张灯结彩的厅堂。没见过朱瑾花的小读者,通过“小小的灯笼”这个物象,便能知道它是热烈奔放的大红花。含苞的样子充满情趣。结尾“张灯结彩的厅堂”把朱瑾花透露出的热闹喜庆跃然纸上,单纯的“朱红”升华到“彩”的丰富,显得顺畅,读完全诗,读者印象里保留的不是花的形状、大小,而是一团俏皮活泼的朱红。金波的《又见榴花似火》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 二、浓淡搭配——意境的层次美

童诗色彩的浓淡,一是相对于色调的深与浅而言,二是相对于色相的艳与雅而言。为了增强意境的层次感,诗人常常把深浅色调分层涂抹、使跨度色相对比统一。“化工赋物,浓淡相成”,贺拉斯对比了诗与画中的色彩浓淡度,表示“诗歌就像图画”。画理同样适宜于诗理,色彩的浓淡须有致、有味、有神,才能使儿童从单色视觉认知的基础上被变幻的色彩吸引。所以,一首好的童诗必定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由于颜色和形式的数量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的组合和效果也难以数计。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根据物象的形式选择色彩的浓淡度搭配,可以使单色向多色升华,意境产生层次感。

### (一) 同一物象巧用多层浓淡度色彩

在色彩词汇前加限定性或形容的词语可以创造出色彩浓淡度。同一种物象,往往不仅仅只有简单的红、黄、绿,而是有深浅度的层次之分,如青色经过浓淡调配,包括蓝、绿、碧、苍,甚至黑;再如红,介于“白”和“赤”之间由浅至深可以调配出绯、丹、赤、朱、丹红、绛、赭、殷。

例如杨玲《树》:树有眼睛,/你看它在调色,/嫩绿 深绿 墨绿/树有鼻子,/你闻它在释放/叶香 枝香 根香。这首小诗,简单朴素,巧用绿的浓淡度营造了一幅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树景,通过树的拟人化调色嫩绿到深绿再到墨绿,深深浅浅,层层叠叠,各式各样活灵活现的绿从鼻腔呼吸进入,再到肺叶感受,感情也随着绿色的深化一层一层推进且加强加深。

这种层层深入的方式,使人感受到轻松愉快的成长气息。

色彩有浓有淡,复深复浅,相映生辉。又如艾青的《绿》: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黑、绿得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艾青惯用色彩表达情感,基于他画家的色彩学素养,更得力于其富有创造性的诗才,巧妙地嫁接了诗与画。他曾说:“语言必须在诗人的脑子里调匀,如色彩必须在画家的调色板上调匀。”而本诗中诗人通过调匀绿色,产生多重效果,将春天繁多的绿色尽收眼底,让读者能多角度、立体地感受到绿意,从中也能窥探出诗人对春天的细致观察与准确把握。全诗中,到处都是不同深浅度绿的情景,再把客观景物和主观感受融合,像一幅层次分明的画:风、雨、水、阳光“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静静地交叉在一起”。一口气读来,尤给人一种紧迫感,呈现出了一个纵横交错、影影绰绰的绿色全景,强烈地表达作者对中国美好未来的希冀。

#### (二) 同一浓淡度色彩描绘多种物象

布鲁墨在《视觉原理》中谈道:“上、下、左、右的环境是色彩感觉中最具影响力的参考框架,同一色彩范本,放在不同的参照环境中看,就有明、暗、浅、灰的差别,甚至有色相的变化。”<sup>[3]</sup>所以,同一浓淡度色彩可以利用不同的物象、不同的参照环境显示出层次感,形成色彩度的共鸣。

第一届全国华人热爱生命文学创造奖获得者吴导写的《苹果》:苹果是太阳的孩子,/它是一个爱红脸的小胖子;/苹果是一个小火炉,/把美好燃烧……苹果与太阳、脸红的小胖子、小火炉四种物象处于同一层次的红色程度,小诗人抓住苹果与三者之间的相通性,巧妙地产生联想,连续三个暗喻衔接得自然真切,具有浓厚的童趣。

### 三、双色对比——意境的象征表达

色彩学里,颜色可分为暖色和冷色两类:红、黄、橙等亮度高的为暖色,青、绿、蓝、紫等亮度低的为冷色。一首童诗中冷暖色的适当配置,可以使人产生或生机盎然,或颓败萧条、或流光溢彩、或黯然神伤等不同的美学效果。色彩的象征可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达到无法表述的独特效果,使童诗多一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具有浓郁的审美情调。

#### (一) 以调和相近色彩构成的意境效果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苍松翠柏……通过调和相近色彩的运用,童诗的意境蓦然鲜朗明亮。为了提高象征性表达效果,这类色彩更需注意双色的协调。

蓝、白二色是典型的调和色,往往两色搭配能带

给读者一份视觉的休闲和心灵的安逸。蓝色,在古代称为青色,宛如蓝天碧海般深邃;白色,犹如繁星浪花般晶莹纯洁。脍炙人口的诗句“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营造的就是蓝、白二色搭配所体现的恬美意境。童诗中也很好地应用了蓝白调和色,例如金波的《云》:蓝天蓝,像大海,/白云白,像帆船,/云在天上走,/好像海里飘帆船。全诗蓝、白二色,描绘出质朴的意境,明亮如镜的蓝天中白云朵朵。柔情的背景下,帆船走得慢只装小雨点,展现给小读者广阔的审美空间。同理如林焕彰《美丽岛》描绘的蓝色的吐着白色的唾沫的海。

“童话诗人”顾城大力描写黑、灰色的同时,也不乏童诗世界明朗调和色的运用。其《安慰》:青青的野葡萄/淡黄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我说:/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这是一首叙事小诗,一、二句通过“冷月照青果”色彩调和场景,描画了月光朦胧、宁静祥和的夜晚,渲染了清冷困顿的氛围。它借儿童的眼睛、儿童的口吻、儿童的想象,揭示20世纪70年代物资匮乏时期人们的生活理想。温暖色调的“红太阳”,象征着逆境中的希望和新生的美好,作者在小诗中流露出纯真、善良和诚恳的情感,让人为之动容。在后来的散文《少年时代的阳光》中顾城写道:“我要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便是本诗主旨的完美诠释。

#### (二) 以大跨度对比色彩构成的意境效果

在光学中,以适当比例混合形成白色的两种色光“互为补色”。补色并列能表现出强烈的对比效果,它们互相衬托,使各自的色度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诗人们常常精心地选择一组对立色彩,相彰并比地渲染事物,给儿童带来无穷的新鲜感,红花绿叶、绿树红墙就属于红绿补色搭配。大跨度对比色彩分为色相对比与明暗对比两类。

色相对比,即两种或以上色彩组合后,由于色相差别而形成对比效果。林焕彰《邮筒》就是一首红、绿色对比的好诗:邮筒有两个兄弟/他们喜欢站在一起/而且各自都一样高;/只是一个爱穿红衣服,/一个爱穿绿衣服。/穿红衣服的,性子比较急,/他叫邮差送信,/要骑摩托车去;/穿绿衣服的,喜欢慢慢来,/他告诉邮差,骑脚踏车就可以。运用拟人手法,诗人从儿童的视点把红、绿邮筒幻化成两兄弟呈现。在我国台湾地区,红色邮筒寄国外信件与限时邮件,绿色邮筒寄一般平信与台湾本岛内邮件,红、绿兄弟的急性子与慢性子一经对比,象征性地对应着两种邮寄方式的差异,对儿童颇具生活指导价值。

明暗对比,即因色彩的明暗形成的对比。它是最灵活的、最富有生命力的色彩美学表现手法。最强烈的明暗对比是黑白对比,如林良《黑和白》:大水牛,/白鹭鹭,/一个黑,一个白,/两个合得来,/白

的使黑的更黑,/黑的使白的更白。诗人林良通过浅白如话的语言把水生动物的形象向小读者娓娓道来,一黑一白,一明一暗,产生强烈的色彩跳跃度,突破“黑白势不两立”的传统价值观。黑色,是孩童时代的漫漫长夜,象征着神秘、黑暗、稳重的力量,它将光线全部吸收没有任何反射,贾尼·罗大里的《墨水瓶》将黑色同灿烂的色彩对比;金波的《黑蝴蝶》将黑色同斑斓的色彩对比。两首童诗都是先暗后亮,意境有种“先抑后扬”的成长性基调。

#### 四、多色映照——意境的情感倾向

诗人对诗歌有着纯粹的情感崇拜,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在他的诗歌中将生命涂上各种色彩:“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无疑,酣畅淋漓的色彩情感抒发使全诗的境界升华,正如《文心雕龙》强调的“因情敷采”。同理,童诗的着色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意美,色彩词汇作为抒情的重要元素,色中传情来暗示整个意境的情感倾向。

童诗是主情的艺术,巧用色彩可以发散情感,斑斓夺目的色彩展现内心的愉快欢畅,也可以衍伸出隐形告诫,当然,还能变形为雨后的彩虹、香喷喷的波板糖、轻盈的裙摆,甚至骇人的大花蛇。所以,在诗人笔下,各类情感寄托能被修饰为各色斑斓的美。

##### (一)色彩的情感倾向性

金波说过:“一首诗写得好不好,主要是看作者美好的情感能不能通过诗的艺术表现出来。”<sup>[4]</sup>诗人的情感倾向与童诗中的色彩状态隐性相关。如以美好的色彩衬托欢欣的情感,以暗淡的色彩衬托忧郁的心绪。儿童有着与成人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们的情感世界更加接近自然,几乎不沾一点儿尘埃。因此,暖色调给予儿童温暖向上,冷色调赋予儿童惊恐不安,这种顺向情感基调的象征色彩描绘极为常见。

丰富的色彩融于具象化的艺术形象,往往可以进一步增加诗情。例如曾卓《生活的颜色》:一个小朋友问我,生活是什么颜色?/有时是闪闪桂冠的银色/有时是长夜漫漫的黑色/有时是沸腾火焰的红色/有时是阴霾天空的灰色/有时是浩瀚大海的蓝色/有时是无垠沙漠的黄色/有时是夏日森林的绿色/有时是黄昏薄暮的紫色……在孩子的眼中,“生活”是个抽象的字眼儿,诗人运用清新瑰丽的语言,通过色彩与形象关联性描绘,把丰富多变的生活图景呈现开来,情真意切。生活应多姿多彩,有悲有欢,有起有伏,在“旋转”中蓬勃发展,诗人不喜欢生活只有“单一的颜色”,他们善于托物言志,抒发对

生活的热爱之情,鼓舞小读者们探索生活的美好。另外,我国著名科学文艺、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地球什么样》用丰富的色彩描写地球的“花衣裳”,达到了科学诗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美好情感也作积极地呈现。

##### (二)色彩的教育内涵传达

诗人的情感状态可以与童诗中的色彩状态相违背,从侧面传达出诗教内涵。如以明艳的色彩衬托哀伤的情感,闻一多在《死水》中用艳丽绮靡的“翡翠”“桃花”“罗绮”“云霞”“绿酒”“白沫”等绚烂夺目的色彩反衬一沟绝望的死水,极具讽刺地表达悲愤的主观色彩。丹纳也在《艺术哲学》中表示:“最初那个强烈的刺激使艺术家活跃的头脑把事物重新思索过、改造过,或者照明事物、扩大事物,或把一个事物向另一个方向歪曲。”<sup>[5]</sup>英国诗人济慈正是由于“把一个事物向另一个方向歪曲”而获得良好的色彩表达效果。

儿童诗是快乐的诗,教育并不等于教训,教育意义必须用特殊话语转达,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儿童。所以,童诗中的色彩对教育内涵的表达舒缓柔和得多。比如,意大利儿童文学家贾尼·罗大里有一首诗《职业的色彩》:我知道职业的色彩:/面包师是白色的,/他们比小鸟儿起得早,/头发沾着白面粉;/清洁工人是黑色的;/粉刷工人是七色的;/工厂里的工人,/穿着漂亮的天蓝色工作服,/他们双手沾满了油。/懒汉们无所事事,/他们一个指头也不会弄脏,/但他们的职业不干净。虽然面包师、清洁工、粉刷匠、工人在劳动中弄脏了衣服,沾染了职业色彩,但读者会萌发敬意,而无所事事、“一个指头也不会弄脏”的懒汉却显得格格不入,本诗的渗透力就表现在它对高尚情操的隐形鉴别,培养小读者们的劳动意识。

##### (三)色彩的陌生化逻辑重组

色彩与意向可进行陌生化处理,即诗人偏离物象的常态色彩,改变生活原型,引导小读者发挥想象力,按照情感的逻辑重组,夸示童趣世界。这种方式将强化情感基调,如绿色的河流、红色的泥土、黑脸的妈妈等。

最典型的便是金波《绿色的太阳》:我画/一道蓝色的直线,/那是解冻的小溪;/画绿色的波纹,/那是连绵起伏的远山;/再画一个大大的橙色的圆,/是中秋的明月挂在天边。/然而,现在,/我画彩色的棉花,/为了给小妹妹们去做花衣裳;/我画透明的海洋,/为了看清海底的宝藏。/再画一个绿色的太阳,/为了让夏天凉爽。诗人一方面注意自然景物的色彩、线条、构图,另一方面,也注意特定时间、地点、环境中自然颜色与隐含读者情绪的联系,从心坎里

(下转第29页)

于汉人不满的情绪,亦日益强烈。民国以为,垦务仍继续有所进行,他方面对于蒙族王公的待遇,则忽略不顾,因是各怨益深”。该论者还指出,日本高唱“满蒙利益特殊”,“利用原来素缺圆满的内蒙与中央的感情,煽动诱惑”,亦是蒙汉冲突的重要原因,强调“蒙汉冲突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一为两民族间经济形态不同,一为国际的阴谋”<sup>[4]</sup>28-29。

近代西力与西学的刺激,迫使国人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开始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民国国人对内蒙古问题的诸多认知,既是近代以来边疆危机严重情形下呼吁国家与民众重视内蒙古的呐喊,也是国人民族与国家意识逐步明晰后力图构建民族国家的舆论努力,是近代中国构建民族国家意识在内蒙古边疆问题上的具体反映,亦可谓是近代内忧外患困境中产生的边疆问题之缩影。时人及政府关于内蒙古问题的相关认知,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是国人民族与国家意识在具体问题上的阐述,它推动了国人对内蒙古问题的关注,进而有利于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并维护北部疆域的领土完整。

#### [参考文献]

[1]段金生.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J].社会科

学战线,2012(9):124-130.

[2]谭惕吾.内蒙古之今昔[M]//内政研究会边政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3]方保汉.近代边疆政制述略[J].新亚细亚,1934,8(3):22-23.

[4]叶秋.国防前线的绥远[M].上海:生活书店,1937.

[5]纪霭士.察哈尔与绥远[M].上海:文化建设月刊社,1937.

[6]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7]陆为震.近年来蒙藏改革之设施与计划[J].新亚细亚,1931,2(3):11-25.

[8]日本朝日新闻社.满蒙问题[M].黄伦芳,译.北京:大北印书局,1932:13.

[9]段金生,贺江枫.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J].思想战线,2014(4):20-31.

[10]戴季陶.国际形势下之中国的边疆开发[J].新亚细亚,1931,2(3):1-2.

[11]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M].上海:生活书店,1937.

[12]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M].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

[13]方保汉.边疆屯垦[J].新亚细亚,1936,11(2):18-25.

[14]丁士源,陈海滨.蒙新青藏经济开发之初步[J].新亚细亚,1931,2(4):7-9.

[15]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6):88-93.

[16]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1):19-26.

(上接第23页)

复制大自然的图景,用心灵的调色板对景物加以再创造,彩色棉花、透明海洋、绿色太阳,颜色和对象原本的色彩相悖,丰富的想象包含于色彩的运用上,使表达的空间更为宽广。这样别具匠心地表现了孩子的天真、善良、可爱,奇妙的色彩,诗味溢于言外。可见,适当的情感变形呈现,可以使童诗扬起想象的风帆,自由翱翔于童趣的天空。

#### 五、结 语

综上所述,色彩的妙用使童诗的境界更上一层楼。童诗中色彩的选择融汇了诗人们对新生一代认知程度的关切之情,奠定了爱的画面。童诗与诗人感情的结合点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细心经营美好如画的意境,“翰墨无形画,丹青不语诗”,诗人

巧用色彩色调来展现童诗特有的意趣,寄托内心五光十色的情怀。诗歌里渲染的颜色、烘托的光暗使画家的彩色碟破产,诗歌里勾勒的轮廓、营造的意境使雕刻家的凿刀力竭技穷。诗人们以一种温润的气质和温和的方式为儿童打造出五彩缤纷、妙趣横生的童诗世界。

#### [参考文献]

[1]圣野,周晓波.圣野诗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26.

[2]金波.金波儿童诗集[M].山东:明天出版社,1990:411.

[3]布鲁墨.视觉原理[M].张功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20.

[4]金波.能歌善舞的文字[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99.

[5]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7.